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李苦禅



读书笔记

以草木、庭园为背景的经典文学凝聚东方的精神内核,逐渐化作文化传播的因子……

与植物一起到达的,还有东方文化

■林颐

英国人热爱园艺,全世界无与伦比。不过,他们种植的花草其实只有少数是英国本土植物,大部分来自他乡异域,东方草木尤得欢心。英国皇室曾经派遣很多植物猎人,四处搜集珍稀物种,希望建立一个“绿色”帝国。英国人还喜欢制作生物标本、绘制画作,或收藏花草图画。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想要留下植物的美姿,只能依靠博物学家和画家的杰出技艺。

英国人的痴迷,显于《东方草木之美》。作者西莉亚·费希尔拥有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博士学位。她深入研究15世纪绘画和手抄本中的花卉,以及关于植物和花园艺术的历史。《东方草木之美》讲述73种亚洲草木从东方到西方的迁移史,每文不过数百字,扼要讲解来源和传说,配大幅精美插图,主要选自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印度画、波斯细密画、浮世绘、中国水墨画等,飞红点翠,摇曳百态,在时光里散发清幽。

该书内封采用深绿底色,一枚赭红枫叶斜

卧其上,低调内敛,意韵无穷。插图有些是15世纪~18世纪的古旧珍本,有些是18、19世纪的画集插画,出自不同国家、不同绘者之手,风格殊别却浑然一体。中国的梅兰竹菊有文人画的清高,牡丹富贵,杨柳婀娜,水稻桑叶有农家乐趣。印度的水仙、莲花,清静超然,禅机灵犀。浮世绘就入世得多,色彩浓艳,有及时行乐之意味。波斯的细密画,绝少只画草木,常有人物现身其间,用来记载事件。

每个民族都有草木传说。印度人把木棉和主神毗湿奴联系在一起;蜀葵原产于中国四川,然而它的法文名意为“海外的玫瑰”,英文名意为从“圣地而来的锦葵”。因为这种植物是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蜀葵的身影还屡现细密画,有幅描摹苏丹与老妪对话的图画,人物身周就环绕蜀葵。

草木还是文人钟品。陶渊明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莲出淤泥而不染,花开自见佛性;香蕉属于芭蕉属,于是引出了松尾芭蕉和日本俳句

……植物伫立庭院,廊檐、茅屋、枯山水,有关造园之道,有关绘画之理,有关撰写之得,亦不时散落书页。以草木、庭园为背景的经典文学,《红楼梦》、《游园惊梦》、《枕草子》、《源氏物语》等,凝聚东方的精神内核,逐渐化作文化传播的因子。

欧洲人从前热烈向往东方,在15世纪之后渐次展开的全球化历程里,起初就寄托于这些植物,它们是东方魅感的象征。马可波罗形容的神州景象,极具吸引力。来自华夏的植物与艺术创作,占据了本书的大多数,在时间上站在了起始点。欧洲不断掀起富丽堂皇的“中国风”,在想象与误解里建构东方的形象。但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历史颠覆,认识洗盘。马嘎尔尼对近代中国贴近现实的接触,瓦解了英国人对中华帝国的尊崇。

历史的风声,来来去去,唯留草木芬芳。在静谧的树荫,带露的花从里,坐在中式凉亭的围栏边品一杯清茶,于英国人而言,依然是再美好不过的生活。



悦读

很多时候,一段“计划外”的人生经历,往往会令人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超级英雄背后的超级英雄

■胡艳丽

有时候,放手一搏,是对自己最大的恩赐。

漫威之父斯坦·李假如没有那次破釜沉舟,也许他永远都是漫画界的一个小写手、小画师,不仅一生都将籍籍无名,连同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才思也将永远地埋藏于老板无趣的行政指令之中。

在《漫威之父斯坦·李》开篇的序言中,便记录了决定李命运的一刻。被平庸而又急功近利的老板折磨得焦虑不堪的斯坦·李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一本自己真正想做的书,用妻子的话讲就是“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开除,正好你也不想干了,不是吗?”

李的这放手一搏,搏出了神奇先生里德、隐形女侠苏珊、霹雳火约翰尼、石头人格瑞姆,这“神奇四侠”的横空出世,不仅无数次拯救了地球和宇宙,同时也挽救了斯坦·李的职业生涯,并且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流行文化。

斯坦·李的一生就如同他笔下的那些超级英雄一般,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本是生活在美国穷街陋巷中的穷小子,因生计的原因,高中毕业便进了远房亲戚的公司,边打杂边学艺,迅速成长为一名小说编辑,并成了漫威的主力。如果李的从艺生涯就这样平淡地开始、发展,显然难以成就他的传奇,在19岁时,李应征入伍,成了军队里的一名

通讯兵,在部队中他大展身手,帮助部队制作简明易懂、生动有趣的漫画版培训手册、制作影片剧本、海报、宣传手册。军队的生涯,不仅为李后续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给了他和当时美国最有创造力的天才共事的机会,令他的创造才能迅速增长。

很多时候,一段“计划外”的人生经历,往往会令人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从军生涯让李再回归漫画世界后,更加如鱼得水。他不仅在军队中锻炼了自己的绘画及写作技艺,也更坚信漫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魅力,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杂耍,而是一种迅速沟通大众,传播信息的利器。

蜘蛛侠是斯坦·李创造的一个深入人心的漫画人物,与老对手DC公司推出的超人、蝙蝠侠不同,这位蜘蛛侠不是成熟、沉稳的成年人,而是一个自称“胆小少年”的孩子。在未获得超能力前,他因身体孱弱,常常是在校园里被凌霸的对象。拥有超能力,并不等于就是超级英雄,英雄要有成长的路径。这个缺乏勇气、缺乏自信的少年,因一夜成名而迷醉,却未在现实中不对不平事出手相助,而叔叔的非正常死亡,极大地刺激了少年的正义感,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一位真正的蜘蛛侠才自此诞生。

蜘蛛侠这个自己小孩的人物设定,拉近了读者与异能英雄的距离,世上的聚光灯通常只对准

那些超凡脱俗的人物,但和你、我一样平凡,有着各种生活伤痛的小人物,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而充满波折、痛苦的成长路径,更是令我们感同身受。斯坦·李作品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那些大胆地想象、生动的故事情节,更在于他令平凡之人的英雄梦有了着落,他令受困于现实中的人们看到光。

在这样的故事中,深深地折射着李自身的投影。他也曾是那个校园中被欺负的少年,也曾活在自卑之中,而他在漫画世界中的成长,经历的风波,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身负的引领美国漫画行业发展的使命,“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随着超级英雄的故事走向全球,“超级英雄”成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标签,而斯坦·李也如中国的一代“武侠宗师”金庸先生般成就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斯坦·李进军好莱坞,让超级英雄们以另一种形式与读者、粉丝见面,虽过程波折,但深入人心的结果却已成必然。

今天,斯坦·李这位超级英雄背后的英雄,已然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带领着他的英雄战队缔造着新的宇宙,但人们对这位老顽童的敬仰、追忆,对超级英雄的热爱却没有止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肉体凡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心中对超级英雄的期待,他们是我们理想中的自己,代表着我们对超越平凡、打破现实不公的期许。



书讯

从青春万岁到爱情万岁

王蒙新书《生死恋》在京发布

■顾国富、余向丽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公司主办、言几又书店协办的“相信爱情——王蒙《生死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王蒙自19岁创作《青春万岁》,在其85岁之际,再次出版有关爱情的新书《生死恋》,至今已逾65年。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郭书林表示,在《生死恋》里,王蒙的语言风格得到了进一

步的张扬,思想上艺术上也写出了新的东西,可谓“老王不老,老当益壮”。

著名评论家王干20年前就预言王蒙是当代文学的旗帜,他说,“今天我更加坚信王蒙是共和国的文学旗帜,他打通了小说与散文、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创作与评论之间的界限,把小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生死恋》收录了王蒙最新创作的四篇作品:两个中篇小说《生死恋》和《邮事》,两个短篇小说

《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生死恋》写爱恨情愁生老病死,行云流水却力透纸背,家长里短却波澜壮阔,寄托着作者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思考。《邮事》为非虚构小说,讲述作者几十年来因为领取稿费而与邮政、邮储打交道的经历和感受。《地中海幻想曲》与姊妹篇《美丽的帽子》讲述隋如意有着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和身份等,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寻访最美书店

沁缘书屋:一家怀旧的城市个性书屋

在海宁市南关厢历史文化街区有一家沁缘书屋,这是一家怀旧的城市个性书屋。

走进书屋你会发现,左侧一扇门,进屋,是卡座和饮品区;右侧一扇门,进屋,书架摆放正中央,再往里走,便是吴世昌故居。原来,它把故居和书屋合二为一。进门,深浅不一的棕色座椅和书柜,橙黄色的灯光,踩上去“吱吱”发响的地板,好似带读者回到老时光。

书屋里,除了可以找到传统连锁书店里都有的当季畅销书外,还有很多海宁地方特色的各类历史人文书籍,单单有关徐志摩的书籍,就有一书架,上百本,有关其爱情、文学、生平等等,相当齐全。

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



店内摆放的老物件,让人仿佛回到老时光。



悦读



向往那一片蔚蓝

——读《胡麻的天空》

■黄吉祥

按理说,《胡麻的天空》只能是一本很不起眼的书,因为这不是一部文人的著作,它的作者是内蒙古河套平原一位68岁笔名叫秀英奶奶的普通农妇。秀英奶奶只念过一年半书,按理说像她这种情况读书看报都不太利索,但她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出人意料地写出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更令人刮目的是这本《胡麻的天空》中所有的插图都是由她自己绘制完成的。

2011年前,秀英奶奶从没想过这样的文字能够出自自己的笔下,因为她只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年半的学历只能算个半文盲。沉默、不善言辞和不自信,都是她的性格特点。也就在那一年,秀英奶奶离开故土到大城市与子女一起生活,对身边喧哗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有着疏离和恐惧。后来,在儿子儿媳的鼓励下,她开始学习电脑、学习画画、学习写作。几年后,将陆续写成的文章结集成《胡麻的天空》并正式出版,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序言中说:“一个不大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开始写文章,她能写好吗?从专业的角度,不能。一个不会画画的农村老太太,开始画画,她能画好吗?从专业的角度,不能。如果换一个角度,用自然笔记的说法,她的写写画画便可以成立。关键问题是,她写的是什麼,画的是什麼。”

翻开《胡麻的天空》看过几页,我就发觉这是一本适合大多数人阅读的书。因为写的都是大白话,读着一点都不费脑,一页一页翻下去,能轻轻松松地看懂书里写的是什麼,画的是什麼。



读后



生命本来的面目

——读蔡崇达《皮囊》有感

■田瑜

读蔡崇达的《皮囊》仿如看着一个人,拿着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一层一层解剖着生命,试图还原生命本来的面目。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这是对与生俱来的“皮囊”的彻悟。《皮囊》中阿太活到九十九岁,一生中时刻这样告诫自己,并影响着周围的人们。阿太几次把年幼的儿子扔到海里学游泳,差点溺死,所有的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却只是淡淡地说:“如果你整天伺候着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阿太这样做显然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无独有偶,影视明星姜文带着两个儿子“移民”新疆去吃苦,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各方面能力。姜文说,如今的孩子,最缺乏吃的不是营养品,而是苦头,多吃苦有百利而无一害。

自然界有物竞天择,人类更是如此。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几乎具有相同的“皮囊”,而后来的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每个人对待自己的那副“皮囊”态度不同。《皮囊》中阿太的“舍得”,很是耐人寻味。老人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不肯坐车,用她那缠过的小脚从村里挪到镇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时对肉体保护得太好了,反而是一种伤害。因为“舍得”,使她“像块大石头,

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我理解,“坚硬”不光是指阿太的身板硬朗,活到了九十九岁,还暗示着老人的内心世界很笃定。就算是面对死亡,阿太依然是那么的从容,因为在这世界上该做的她都做了,在她看来,死意味着卸下了“皮囊这个包袱”更是自由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不管你所拥有的皮囊是什么质地,它都包裹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一颗心的羁旅。我们经常会觉得累,因为我们都有一顆跳动着的心。我们总不知足,我们总爱左顾右盼。我们为物质所累,总喜欢把幸福与物质挂钩。有些人为了私欲,如飞蛾扑火,奋不顾身;有些人行囊简单,却为精神追求困惑一生,直到卸下“皮囊”才让灵魂升华。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中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写“一百岁感言”?又有多少人能在“最后”明白?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是“自由”的个体?谁又能逃出心的羁绊?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了。”合上《皮囊》,书中阿太的话久久地在大脑回旋……